

新生代
最受瞩目的小说家

曹逸冰 译

宫野 村子

[目]

神的裁決

宫野村子探偵小說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神的裁決

神の裁き………

MIYANO MURAKO TANTEISHOUSETSUSEN II
Copyright ©2009 by Murako Miya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Ronso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rights arranged with Ronsosha Co., Lt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6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的裁决 / (日) 宫野村子著；曹逸冰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2
ISBN 978-7-5534-6497-8

I. ①神… II. ①宫…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1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7244号

神的裁决

作 者 [日]宫野村子
译 者 曹逸冰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497-8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神
的
裁
決

神の裁き………

“嗯？真是奇怪！怎么回事，难道家里没人？”

或许是因为连敲十余下房门、连喊十余声有些疲惫，但更可能是因为，公寓中来来往往的住户都带着不可理喻的神情注视着自己，少女多少有点羞涩，想要再一次叩门的手突然缩回来贴住了脸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小声嘟囔着。

少女有十六七岁，发稍微卷，扎着细丝带，身穿绿色外衣，手提红色提包，相貌稳重。

她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茶色低跟凉鞋“嗒嗒”地敲着地板，似乎在犹豫到底是该回去还是该继续敲下去。

片刻之后，她决定“豁出去了”，慢慢伸出了贴在脸颊上的手。

正在这时，走廊上的一名中年女人似乎看不下去了，张嘴问道：“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是要找杉野太太吧？”少女松了一口气，获救一般转过头来。

“嗯。我刚才一直在叫门，可是没人回答，她们是不是出门了？”

“这个嘛，倒没看到她们出门，说不定还在睡懒觉呢。”

“睡觉？可现在已经十点了。”

“对啊，所以我说嘛。最近她看上去好像有点不舒服，经常睡到这个时候哦。”

“这样啊。”少女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年女人，突然间，一种强烈的不安袭上心头，她急切地问道，“是妈妈身体不舒服，还是小弓呢？”

“是她妈妈。不过，小弓最近不知为什么，看上去总是无精打采的——对了，我试着帮你叫下门吧。”

妇人随和地靠过来，握紧拳头“咚咚”地敲起门来，一边敲一边高喊：“杉野太太，杉野太太，您家来客人了。”可是，房内依旧静寂无声，听不到一丝回应。

“那个……”刚要开口，隔壁房门打开了，从中走出一位三十上下、似乎刚刚睡醒的女士。她穿着鲜艳的紫色丝绸睡袍，脚下趿着一双高跟毛拖鞋，身材匀称又不失高挑，浓眉大眼的脸蛋给人一种威严与颓废相融合的美感。这令人窒息的美，有如罂粟一般，香艳、妖娆。女人微微皱起浓眉，用她水波荡漾的电眼，望着少女与妇人。不知何时，二人身边已经聚拢了五六个人，都在用不安与好奇的目光守候着紧闭的大门。

“怎么回事？杉野太太不在家吗？”话语稍显随意，腔调中却带有一种习惯于趾高气扬支配别人的感觉。

“啊，是南小姐呀，吵到您了吧？真是不好意思！是这么回事，这个小姑娘……”妇人指着少女解释道，“她是来拜访杉野太太的，不知为何，里面一点回应也没有，是不是出门了？南小姐，您住在隔壁，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让我想想……”那位南小姐半低着头、侧着脸，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没有，没有什么……睡懒觉，所以……”轻收深红色、稍显饱满的嘴唇，微笑着回答。突然，她猛地抬起头，长长的睫毛瞬息向上一跳——很明显，南小姐的表情证明，这一瞬间她似乎想起了什么，而且内心仿佛也受到了些许冲击。

“不过……清晨，我都会蒙蒙眈眈听到杉野太太放水、开门、关门的声音，可是今天好像一点声音也没有，”她轻轻摇晃着睡袍的下摆，走近少女，“你和杉野太太约好今天见面吗？”

“是的。本来与弓子约好十点来找她，然后一起去看电影的，我想她应该不会不打招呼就自己出门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美丽女人一言不发地望着少女因紧张而发青的脸，接着说道：“你们等我一下。”随即转身走了出去。

“你干什么去，南小姐？”

她没有回头，也顾不上提起光鲜艳丽、翩翩翻滚的睡袍下摆，匆匆回答妇人道：“我去办公室借一下备用钥匙。”

“哦……”妇人有片刻的惊呆，接着问道，“您准备开门看看吗？”

“是的。”美丽女人毫不犹豫，语气坚定。

“现在最要紧的是打开门确认一下有没有事，如果一切正常，无论如何我都会道歉的，你不必担心。”南小姐郑重有力的话语在身后响起，妇人目送她高挑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拐角

处，喃喃说道：“真是南小姐的作风啊！可是办公室的大叔可是个很顽固的人，让他痛痛快快地给我们开门可不容易，少不了又要唠叨一番。”

“没事的。如果是南小姐……她跟我们这些呆头呆脑的人可不一样。”

“有她出马，即使是办公室秃头大叔那样的人，也会马上搞定。不管怎么说，在这栋公寓里，南光枝的威信可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那个啰唆精看到南小姐，哪还顾得上唠叨，两只眼睛只顾盯着看了。”

“据说不止大叔们这样，只要是男的就会多看她几眼。既漂亮又聪明，通情达理不说，还是位有钱人。”

妇人们明显忽视了少女的存在，而她则一心地盯着大门，像是在听，又像没听，鞋跟依然在地板上“嗒嗒”地敲着。在妇人们发出会心的低笑时，少女忽然转过头来：“那个人，你们说的那位南小姐，她与杉野太太关系很亲密吗？”少女似乎对妇人们的谈话产生了兴趣，但更多却像是在自我安慰——即使片刻工夫，她也想将呼之欲出的不安情绪穿插到无意间听到的话题之中，借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

“唉，关系是不是很亲密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她搬到这也不过半年的时间而已。再者说，杉野太太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似乎跟谁都不是很亲密。不过，南小姐是她的邻居，即使不是特别亲近，见面总是会说话的吧。”

“南小姐是个怎样的人呢？”听上去毫无他意，仿佛只是为了补话才说出口的问题，却令妇人们面面相觑。

“很奇怪的一个……也不知道她从事什么工作，非常有钱，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而且，她的交际面很广，经常有各色人物出入她的家门。有时，是绅士一般的中老年人；有时，是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有时，是舞女一类的女子；有时，还会有美国驻军将领开着汽车接她一起去兜风……女人如果既聪明又漂亮的话，就能尽情享受世间的美好事物，根本不需要体会什么人间疾苦……”

少女对此似乎毫无兴趣，脸上没有一丝在意的表情，而妇人却来了兴致，神采飞扬地讲述起来。正在此时，南光枝那高挑的身影出现在走廊拐角处，身后跟着五十岁上下、身材矮胖、一脸警惕的秃头男子——这位应该就是被称为“办公室大叔”的管理员吧。看到二人出现，妇人似乎忘了少女的提问，只一味关注着南小姐的举动，神情变得忧虑而凝重。

“可是南小姐啊，我觉得，就这么随意地开门的话……”管理员站在贴有“杉野寓”字样的房门前，微微犹豫着。他盯着南光枝紧闭双唇的面容看了片刻，最终无奈地耸耸肩，将钥匙插入了锁孔。金属与金属相互碰撞的声音冰冷地响起，一瞬间，紧张的气息笼罩四周，像为了打破这种氛围，妇人向少女问道：“可能有点唐突，请问您是杉野太太的亲戚还是……”

“都不是。”少女盯着管理员扭动钥匙的手，心不在焉地答道，“我是弓子的朋友永岛时子，我们在同一个店里工作。”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们是亲戚呢……因为我觉得你跟杉野太太的女儿某些地方很相像……喏，眉眼四周就很相像哦。”

像是为了寻求赞同，妇人将目光转向周围的邻居。闻听此言，一直两手插兜，沉默不语的光枝回头看向少女时子。

她的眼神是那般犀利，似乎能洞穿一切……就在此刻，只听门“嘎”的一声，终于打开了。

“杉野太太……杉野太太……您在家吗？”管理员一脚踏入屋内，大声喊道。

仍然没有任何回应，可不知为何，大家却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这是个内外相连的套间，分别有十余平方与八余平方大小，从玄关处打开隔扇，整齐洁净的十余平方的房间便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此时此刻，身处这所公寓之中，人们仿佛能够感觉到空气在凝结，在死去。这里的空气就像死人肌肤一样，冰冷僵硬，令人打战。穿过此处，打开两室之间的隔门，管理员突然踉跄着发出惊呼；时子顿时面无血色，倒向光枝怀中；光枝抱着时子，呆呆地站在那里……光枝凝视着被窝中互相拥抱、已经明显僵硬的弓子女女，眼神逐渐凄厉起来，仿佛充满了对轻生者的同情与憎恨……

光枝打开门，看到时子的一瞬间，似乎微微瞪大了眼睛，但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惊奇。相反，她那瞬间浮现出的神情，甚至令人感觉她正期待着时子的到来。

“突然登门拜访，可能有些冒昧，可是我真的有些事情想要询问您……是关于杉野太太的……”

光枝凝视时子郑重的脸庞片刻，轻轻抿上饱满的双唇，微笑道：“事情为何会突然变成这样，我也是一头雾水，但真的被吓到了。或许，我知道的情况会对你有所帮助，请进来吧……刚好，因为杉野太太的事情，还有一位客人在，不过对他你无须客气，都认识的，就是办公室那位胖大叔……”

听说有客人在，时子不免有几分犹豫，而光枝则轻轻握住时子的手，微笑着将她拉进房内。隔着衣衫，时子能够清晰感受到光枝肌肤的温暖，这种轻柔的触碰，似乎潜藏着一种神奇的魔力，令人无法拒绝。

光枝的房间要比杉野公寓稍大一些，由十三平方、十余平方与八余平方的三间房构成，房内摆设也大不相同。与杉野母女纯日式简朴的装饰相比，光枝的房间要豪华得多——榻榻米上铺着软缎被褥，墙上挂着厚厚

的壁毯，透过半卷的拉帘缝隙，依稀可见沉重、大气的睡床，完全是电影里西式房间的布置。时子移开视线，依光枝而言坐在了安乐椅上，椅垫非常松软，坐上去大半身体似乎都要陷进去一样。

“大叔，还记得这位小姐吧？喏，就是那天来拜访杉野太太的……”

“当然记得，记得很清楚呢。”长椅上四仰八叉的管理员微微向时子点了点头，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外国烟，“无论是哪一个，只要是那天在场的各位，我都不会忘记模样的。说起来可真是惨，你也一定被吓坏了吧？可是，杉野太太为什么突然起了轻生的念头呢？……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也不至于母女两个一起喝那氰化钾吧？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至少对我言语一声，我想总是能够想出办法的。唉！真是可惜了，杉野太太人那么好，又文静端庄，在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上，可是很难得的呢……”

“大叔还真讨厌呢。”光枝把刚沏好的红茶放在时子面前，转身坐到椅子上，修长的大腿交叉在一起轻轻摇晃，口中发出一阵讥笑。她穿着宽松的淡绿色便装，领口开得很低，丰满、耀眼的胸部随着笑声颤动着。

“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不对。不过，昨天有人就像碰到了瘟神一样，不停地抱怨，说什么好好的房间触了霉头，没有人会愿意住进去了，可事情一旦解决了，就对人家大夸特夸起来……”

“不要这么说，再怎么说我也是做生意的……”连忙遮掩着窘态的管理员朝时子瞥了一眼，苦笑着辩解道，“我早就知道杉野太太是个好人，可尽管如此，她做出这样意外的事情，说实在的，让我很是担心。听说她没有亲戚，为以防万一，我就向她的户籍所在地打听了一下，谁知竟然查无此人！我想，她的名字都有可能是杜撰出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无论世界有多么大，我都不认为有人会因为好奇而搬进死过两个人的房间……”

“可是不也有吗？就像我说的……估计杉野太太也知道，大叔的秃头里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所以觉得与其跟大叔商量，还不如喝氰化钾呢。其实与活着相比，死并没什么大不了的——难受的是下决心，只要下了决心，一切就都变得轻松了。死前或许需要一段时间作心理挣扎，但与‘活受罪’的日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多么强烈的苦痛，只要是能够忍受住的，就都不算什么，再不过就是结束这一切，耻辱、苦痛、悲伤、烦恼……随之结束……”

光枝突然停住了话题，发出短促的低笑。她凝视着烟头缓缓燃烧，眼神中迸发出与十天前相同的憎恶，她的声音似乎也在拼命抑制着内心的怒火。此时，时子准备端起茶碗的手指轻轻震颤起来，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时子心想，光枝对那天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可如此令人心痛、惋惜的惨剧，从她口中说出来，却是那般平静，多么令人恐怖啊！而且，无论从眼神里还是言语中，时子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憎恨，

它究竟是缘何而起呢？

或许，这个人一直憎恨着杉野弓子和她的母亲——杉野母女不能忍受强烈憎恨下的沉重压力，最终选择了自杀！或许这个人，根本不需直接下手，仅用憎恶就能将对方置于死地。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无意间涌现心头，而心中的疑问也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愈发强烈起来。现在，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今天时子就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疑问，才来拜访光枝的。事到如今方有所行动，也许根本得不到什么结果，但时子认为自己一定要这样做。

一丝光线掠过时子移动的双眼，仔细一看，原来是光枝那天穿过的紫色丝绸睡袍，在化妆台前泛着光。化妆台上，昂贵的进口化妆品随意摆放着，从三面镜中反射出夺目的光彩，目光所及，充斥着奢华与放荡。

这位光枝小姐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平常生活又是如何呢？年仅十七岁的时子不由将她与影视剧中的人物联系起来，虽只是一种想象，却也激起了心中的波澜。时子想起，那天妇人们在光枝面前阿谀奉承，背后却又表现出十足的反感与嫉妒。毫无疑问，这位光枝小姐一定非常清楚妇人们对于自己的真实看法，但毫不在意，只是用威严来降服她们，这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究竟从何而来呢？——对于如此坚定、强烈的意志，不知为何，时子心中升起了一丝畏惧。

“时子小姐。”

光枝的叫声令时子倏地一惊，难道自己的心事被人看透

了？她连忙抬起头，出乎意外地，光枝的眼中此刻充满了悲伤色彩，正凝视着时子。

“你是弓子的朋友，有权利知道事情真相。我就说说事发之后的事情吧。你大概知道，杉野太太说自己无亲无故，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试着询问了一下她的户籍所在地，得到的答复却是‘查无此人’，这样一来，就如大叔所说，我们认为名字也有可能是假的。说起大叔当时的慌张样子，哎！简直不愿意提起，或许相对于善后事宜，他更痛心的是，原本可以收取数万日元租户保证金、同时更能稳定地月收入达几千日元的房间，就这样不得不空置下来了……情比纸薄啊……”

“喂喂，南小姐……”

管理员急忙高叫表示抗议，而光枝则用威严的目光以及掠过唇端的微笑制止了他，继续说道：“我当时对大叔说，这个世界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比如，有人梦见丧礼就说是好预兆；有人梦见蛇就认为自己会赚钱，人有时奇怪得让人难以捉摸。所以呢，一定会有一些处境不好、身体糟糕的人，认为住在自杀者的房间里就会幸福长寿的，无论租户保证金有多贵，他们都会蜂拥而至的，因此根本没必要那么担心。就算是不得不将房子空置一两个月，但杉野太太的物品，无论是家具还是和服，虽然不多，可都是高级货，办一个像样的葬礼，再去掉房屋租金，剩下的零头估计也够应付这些损失了。你当时完全听不进去我的话，一副沮丧到家的鬼样子！不过呢……”

光枝戏谑般地挑起眉头，瞳孔深处折射出微妙的神情。

“我的预言似乎很准，听说事发三天以后，不知是谁匿名送来了葬礼费用，而且一再嘱托房子就为他保持原样。我正在得意自己料事如神的时候，就在昨天，不是信件而是真人出现了。他又叮咛了一番，希望房间的物品、门外的名牌都完全保持原样，并且愿意支付双倍租金。你看，这不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会不会是因为好奇而来的租客呢？”管理员插嘴道。

“可他直奔那间房而来，租下以后自己又不住，据说只是想时常过来看看，缅怀一下故人。而且，又一再告诫我不要让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我估计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还不容易理解吗？杉野太太并非无亲无故，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而已，所以弓子小姐也选择了不需要户籍抄本、保证人等手续的小店上班……喂，大叔。”

光枝微挺起身，将交叉的两腿作了一下交换。

“那位租客是个怎样的人呢？”

“前来交涉的，是位长相不错、稳重端庄的小伙子，不过他只是个代理人，真正的租客另有其人。”

“那……真正的租客是？”

“这个……我不能说。我答应要保守秘密的。好险，好险，在这儿待久了，我会什么都说出来的……”

管理员慌忙站起身来，顺手从香烟盒中抓出几支香烟塞进自己口袋：“哎，我先走了，二位慢慢聊……”说完，便逃